



宗伯集卷之六十七

海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楊封君文

羅浮之野風號地靈篤生令人為士儀刑少  
負雋聲雅志縑素經明行修期于歲暮海陽  
文學德秀是師飭躬作範潮人化之解組而  
歸其用未究式穀似之克昌厥後公既龍蟠  
嗣乃鵲起入家承學出綜國史校書天祿起  
宗伯集 卷六十七

祭顧宮贊文

公家司馬命世稱賢長發其祥鳳雛翩翩呈  
歲來儀九苞散翮東觀抽書鑿坡傑直乃晉  
宮贊乃舉講僚啓沃廣厦羽翼東朝遠感臺  
明堅請休沐給傳言歸碩人之軸遊心于澹  
返服之初南陔樂只東方晏如石渠文獻



旣待卜未及遵端已傷吊鵬張失國華悲纏  
朝列何知疇昔遂為死別風流邈矣河山間  
之生芻一束侑以哀詞

祭閣學陳公文

先皇御極畀公政本天下猶謂公延登之晚  
而不知淵蛭蠖濩之中所以光輔帝德著  
已遠公大拜踰年而四疏請去天下惜公  
車之遽而不知庶頑起懦之標去而彌著  
事 肅及 莊先師而臣宣麻禁秘祖帳都

宗伯集

卷五七

二

門鳳覽德而甫下鴻潛舉以離塵照鄰殆庶  
知幾其神我儀圖之其惟古人當其飛聲雞  
林振跡鸞掖四部七畧高文典冊類楊子雲  
之校書而棄其僻虎闡論道鶴禁談經國士  
胄子惟公是程類桓太傅之稽古而遺其榮  
詔媿弼違以匡衮職出順于外我后之德有  
宣公之論奏而不著其跡垂紳正笏一德和  
衷四海安瀾六合同風有召公之夾輔而不  
尸其功難進易退機決識洞師留侯之勇而

享年則永黃髮番番優游林泉齊路公之年  
而有子則賢彼陳之三堯克世其家惟震器  
之濟美肆鳳采而蘭葩蜀之三蘇式稱哲人  
惟翰學之啓沃行繼體而秉鈞天眷明德亦  
孔之厚為時甘霖為國黃耆詔使下存同  
朝獻壽天下闡其隆替四夷問其安否固宜  
誦樂只以無期歌抑戒而彌久也云胡厭世  
騎箕上列豈維嶽之精散抑中台之星折

帝悼良臣士慟前哲蓋世間純全之祉既畢

宗伯集

卷之三

三

集於厥躬而沒後哀榮之典亦咸備而罔缺  
嗟神爽其何往紛芳徽其未絕配崑岳以等  
峻挹錦江而比潔某等辱以後進託在世講  
雖萬頃其未挹亦千仞之可想人之云亡吾  
將安仰慟執紼之無從臨悲風而曠恨就靈  
宇以陳詞庶洋洋其來享

祭王封君文

惟公世濟明德蘭芬玉度含華隱曜守其純  
素斤斤先程不失跬步捐貲趨急折券棄負



譽望風揚仁義所附懷惟珪璋衣則褐衽好  
行其德以恢于家篤生哲嗣鬱為國華茂膺  
鸚荐大對以車委佩銅章危冠觸邪英英風  
節播于幽遐績用孔昭 帝則汝嘉乃賜之  
命榮以簪組公寵受之皇皇章甫長君出守  
在漢之滸郎署回翔不遑將父瞻雲永嘆三  
復陟岵宜其永年慰此遐思云胡一夕大命  
淪澌松蘿無色猿鶴鳴悲日慘丹旒風吹總  
帷哀哀棘人式遄其歸某等誼在世講實同  
休戚聞公哀訃潛焉共側哲人云亡鄉閭曷  
式薄言致奠臨風傷盡靈之洋洋監此惘臆  
祭蹇太夫人文

嗚呼有濬惟源有衍惟川含醇長世韞采開  
先譬之蔗菘厥有豐年我儀哲人其惟母賢  
始自望族嬪于儒宗椀枷餘裳家無宿舂婦  
有蘋藻既虔既供婦有簪珥惟以御窮薦以  
惠溫婉婉其顏姑謂貧家得婦而歡祝婦異  
日娶如婦賢自內暨外用無間言克相夫子

既順而正奮跡賢科施于有政傳家一經受  
國三命奕世蟬聯惟母餘慶詎不獨贏責不  
替故或澣或否職思其度豈無紉綺而躬荆  
布先姑之思不愆于素用如不盈施如不給  
我倉我庾以周緩急內宗外宗以逮遠戚庇  
其德宇既睦既輯歲赤大侵間并無煙閔其  
轉恤以粥以饘扶携瑣尾嗟來一餐野有暴  
骨解橐葬馬茫茫鬼神若有若無精誠所篤  
若荅若孚悄悄心目寢寐告符以茲勤信敬

供不渝哲嗣建節大奮厥功績茂邊陲名垂  
鼎鍾亦有金昆大官是供婉孌弱季冠冑趨  
風鳳雛翩翩鳴鳩在桑厥心則一厥德用臧  
展如之人第祿爾長胡天不吊靈萱頽霜疆  
場之事五兵是司匡濟艱難敢圖其私忠畧  
外揚孝思中違忽承遠計涕泗漣洏曰自弱  
冠違養從官中間覲省一再堂前有不得見  
二十九年會言有待胡寧弗延嗚呼哀哉某  
等奉令守官夙承嘉則邇德知源怛焉心惻



六師隕涕豈伊私歲設奠陳祠靈其來格

祭大理丞黃公文

惟靈含華體哲懷翰握瑾行無軌迹心無畦  
矜公車對策江邑製錦茂明庶政以康羣品  
既馴春雉乃厲秋隼朱帷霧褰白簡霜凜按  
行朔野聲馳外闕窮荒緩帶金罍安枕中夏  
氣舒左賢謀寢惠我東國風裁靡耘總總百  
邑惟公是軫明明三尺惟公是謹一弛一張  
或搜或引令肅秋濤政清殫本有赫皂囊簡

宗伯集

卷二十七

六

在 玄衮乃陟廷理五刑惟允園扉以清肺  
石靡隱荃胡不居嬰此疾疢霜露既零被于  
椒菌風流已謝芳徽未泯寒雲倚薄涼颼凜  
緊孤櫬宵征朝紳同愍某等爰荷覆露彌仰  
標準臭擬芳蘭悲同朝權生芻致奠有涕斯  
隕靈之洋洋鑒此素悃

祭王太夫人文

運符名世朝登碩輔山川出雲為時霖雨於  
惟夫人實惟女師鼎鉉之業式是母儀厥初



奮庸以及爰立奉母而出亦奉而入翟服橫  
玉以充庭綵大官之賜以備滫髓入而承歡  
出而造膝言如投水政如調瑟孰不為子蕪  
孝與忠孰不為臣蕪始與終母之就養碩輔  
將之母之懷歸碩輔康之子也令名母也完  
福曾是菽水遽悲風木道光彤管慶流黃靡  
鬱彼九原含笑長歸某等綸閣崇侍詞館從  
游欒欒素冠為我心憂臨風致奠侑以哀詞  
桂漿蘭藉靈其鑒茲

宗伯集

卷三

七

祭蔣夫人文

於惟禕靈出自望族閭德風揚令聞蘭馨于  
歸鉅公言結其禱載淑其儀允迪前徽推髻  
操作鹿車共挽德耀少君其則不遠夫子筮  
仕司理維揚誰其佐庶擁驢負箱有美蘭臺  
踐歷華要夙夜在公雞鳴以告孰代天子  
狩于晉陽誰代夫子有母是將貴而能貧約  
而有度豈無綺紵而躬荆布劬勞以瘁尚勤  
于家勿享藥餌而問桑麻圖史長連總幃虛



列哀哀貌孤悻心泣血嗟爾夫子痛而憑棺  
中宵霰集悲風夏寒某等誼託姻親情關休  
戚孺人云亡為我心惻不腆之奠侑以誅詞  
神理如存尚克鑒之

祭張封君文

惟靈少秉高節質行力田其業不遷而以永  
年一丘一壑懷玉抱璞匪雕匪斲以完其朴  
百年樹德既實既秀亦孔之厚以昌厥後屬  
雞鶩澹蘭署是朔 帝命斯皇章服以光公

宗伯集

卷二十七

八

寵受之脩然林麓無改初服宜其遐福大命  
不居溘馬淪斯丹旒素旂式邁其歸嗚呼哀  
我文化既隱聲利糾紛公返於真孰維而淳  
斯道已亡喟馬疚心重以世誼太息彌襟我  
酒既馨我敬既陳靈風森森來格來歆

祭鄧封君文

惟靈孚竒稟哲經明行修鬱為時髦譽起南  
陔董生之書帷常下揚子之竒字兼收方擬  
掉文場之鞅挾枳苑之鞠而竟千金未市三



獻不投衆方抑首扼腕以悲其遇翁獨夷然  
而忘其不讎躬蜀山以寄傲步中江以夷猶  
式其廬者鄭真之居谷口耳其聲者徐禪之  
在南州乃啓祥於嗣公若大衡與天球都亭  
攬轡塞上鳴騶運玄畧於帷幄制黠虜於縲  
韉諸引弓之國鳴鏑之衆靡不叩關而格音  
回面而寢謀天山息霧瀚海澄流邊人用息  
肩于嗣公之宇下而長無虜憂封章荐逮

帝寵既優豸繡金章足明適意而翁猶蕭然

宗伯集

卷之七

九

北山之芟製嚴瀨之羊裘差素節之高厲宜  
引年而增籌何捐館於一旦溘御風而上遊  
以翁之達觀處死生之常數亦復何憾而以  
嗣公為子雖死且不朽當亦有樂乎斯丘惟  
是嗣公之去西人靡恃無不泣白日而悲清  
秋南陽藉禹吳郡思攸征憶渺以信邁凄風  
交於素苻某邊人也不能悉翁生平大凡而  
獨以享其利者之德歸之貽謀痛執紼之無  
從寄素衷乎一旨



祭馮封君文

嗚呼先生天啓淵哲倜儻負奇振此高節少  
辟功曹弃如敝舄仁心為質徇人之急人或  
負公折券弃責好行其德以亡其業貧亦何  
病夷然不屑乃撫長君是訓是迪鳳雛翩翩  
亦修其翮掉鞅詞場萬夫辟易蜚聲雞林振  
羽鸞掖帝賜之命章服有奕被此光榮守  
其純白乃辟拙園脩翫林樾蔣生新經謝公  
故履室有餘清座無雜客一酌一詠于何其  
適荃胡不居有此泉石乃朔館舍遠即窀穸  
猿鶴悲鳴澗流淒咽秋山收雲春林罷月哀  
哀長君腐心泣血百年長違一詞未訣蕙帳  
已空蘭藉虛設容輝杳矣清芬靡絕某等長  
君同袍寔相朝夕忽聞哀訃臨風太息不腆  
之奠將以束帛監此素衷庶其來格

祭新城王太夫人文

太夫人豈所稱備五福者耶至於今而始考  
終也縉紳間稱母儀壽考無如海豐楊太夫



人子孫貴顯無如姚江孫太夫人若太夫人  
福壽實克兼之年登九袞庭列五世簪笏盈  
牀門施行馬自卿貳詞館臺省藩臬以及郡  
縣無所不有有孫夫人之子孫而境加順有  
楊夫人之壽考而祚加行其在今世未嘗兩  
見也夫福與壽及子孫貴顯故係得天豐晉  
無足異者吾所嘆服獨以溫厚恭儉操趣若  
一官無失職士無失行人人有君子長者之  
風以建慶之篤慎守沉默之炯戒符茂弘之  
宗伯集

地望奉柳氏之家法非太夫人慈訓何以有  
此始太夫人相太僕公以顯太僕公以死勤  
事卒於貴竹太夫人間關萬里不自意全寧  
遽謂蟬聯玉映充庭漸階有如今日今日歸  
九京而報太僕公亦可以拊手含笑長無遺  
憾矣不佞仰止德門託在姻戚一介弱女庶  
幾長而奉蘋藻自結姻以來竟未得登堂一  
拜弱女又先太夫人以死今日之事不以慶  
而以吊不以棗栗而以椒漿蕪葑易催蒿蘿



先殞每一念至若刺于心對懿親之几筵悲  
亡女之寒隴楚江芳芷粗可薦陳蜀道哀猿  
不堪躅擲反袂拭面涕泗從橫敷臆陳詞靈  
其來格

祭王太孺人文

嗟嗟太夫人其遽已耶自太夫人歸封公以  
婦德聞里閉封君連蹇不第太夫人斥簪珥  
佐之且從旁慰藉順適其意手荻編以教諫  
議君卒成諫議名蓋東海之為婦若母者皆

宗伯集

卷五

三

以太夫人為程人謂太夫人福壽且未艾則  
胡以卒然遘不意耶方 主上更化之初也  
言路正塞廷臣孰視莫敢先發諫議君為然  
以身為倡論罷不法大臣天下以此知 上  
意所向而後脫大奸之鉅朝廷肅清諫議君  
則又上書請釐科制重名器朝入 旒黈之  
耳而夕播薦紳之口天下靡不仰諫議君之  
賢而諫議君願退而不敢當曰母氏之訓於  
是海內無不知有王太夫人矣嗟乎嗟乎何



以死哉聞太夫人之就養也與諫議君別久  
矣兼道而進晤於邸中持諫議君泣不能自  
止也而遽以病嗟嗟別以三年行以千里不  
能博一日舞綵之歡而已宛轉牀褥二豎為  
災妖夢是踐獨得一面為永訣而旦莫哭臨  
躬自上食耳嗚呼存者沒者何以堪此耶夫  
理有必至事有固然處必至之勢而以諫議  
君為之子死且不朽世固有一詞未訣舍歛  
靡親者視諫議君之情何如也嗟嗟太夫人  
可以無憾諫議君亦可稍自慰矣某等於諫  
議君稱同胞兄弟聞太夫人至方擬致一觴  
之獻以為壽忽乃易慶為哀徹享而莫執筆  
陳詞淚淫淫下矣不勝之祭薦其明信太夫  
人其享是哉

祭范舍虛文

攬楠杞梓惟豫章材豐城雄劍光矚斗魁有  
美巨麗並集燕臺瑞鍾鳳沼價起龍媒奮跡  
清華樓志澹泊膏蟠四部手披七畧上林同



工國子遜博曾是長離而嬰繡繳温温恭人  
厥德粹矣芳蘭當門世所思矣于臬于藩公  
徃滋矣十年外僚諸艱試矣在閩之陽在洛  
之澣泱泱大風于齊于魯文章政事餘勇  
賈如公兼才盖可指數相彼振鷺聿翔于  
匪怒伊教六館從風乃陟端尹三命滋恭  
經論道羽翼儲官石渠弘敞總國三史  
命伯夷典朕三禮不競不絀垂紳端委神人  
允諧清和咸理人皆謂公旦夕揆路未作  
霖已先朝露國隕老成時方多故曾不憖遺  
以元天步先君與公同薦春闈先君亡祿公  
亦長歸松楸寂寞風雨凄其思我父執涕泗  
雙揮宿以後進叅侍耆舊忘分忘年自宵及  
晝曲席而談如鍾斯叩余也醢雞公發其覆  
余與劉公退而後言公神嶽嶽殆將百年公  
時詫余匕握真詮曾幾何時遽返九原公竟  
何歸大江之側嗟我浮生大海之北江海易  
合生死永隔薄言致奠公其來格



祭王翁陳年伯文

稽古世臣伊陟在商玄成嗣并漢業以光我朝公卿亦多濟美代掌絲綸惟公父子公在詞臣夙稱冠冕有如國僑博物閱覽執經旃厦袞宸日臨如趙師民勸講獻箴一代國紀頌公總緝有如吳兢一時直筆帝采羣望俾公登庸有如魏國自許朴忠不隨不激氣疑識洞正色端委如勃厚重先皇潛邸文端是詢公侍今上學馬而臣文端甫相奉

宗伯集

卷之六

十五

身以退公亦三載而薨于位再世相國再世帝師風雲既和霜露間之嗟公之遇世未一觀嗟公之才百未一究寰宇多故中外九關慘慘羣僚潛焉涕出乃晉穹階乃營玄宮曩名備物恩禮始終某方宅憂痛心疾首無父之孤哭父執方與先公契合交聯進既同籍汶亦同年公念舊好使來歸賻書猶未達已聞公訃風在講幄奉公指南衣冠晝接



炬宵談舊事堪憶音徽長絕瀕行數語遂成  
永訣公沒燕山公歸蜀川蒐銷望帝涕隕哀  
猿人世之別間以生死不腆絮炙敢告知已  
祭宋鑑弦母舅文

嗟我舅氏豈其遽已頃聞臥病謂可強起嗣  
有傳言尚在疑似是邪非邪竟果然矣臨風  
涕淚載牲陳几招蒐設奠彷彿千里嗚呼哀  
哉自我外祖生為人豪百年植德陳義最高  
以迄於公令問彌昭齊魯贊行公建其標誠

宗伯集

卷五

三

貫金石氣靄雲霄瞻其德宇鄙吝以消大對  
公車初令於宿洪水滔滔民無半菽公曰其  
咨予寔爾牧不腆之俸爾餽爾粥我倉我廩  
以輸爾粟不有宋公淪胥以盛遷秩戎曹視  
師塞下組練橫霜旌旗縟野使節續紛持衡  
蓋寡魯帶可求衛纓已假誰其無染惟宋司  
馬東修之問亦無受者鬱彼淮陽實枕大河  
公之出守衝風揚波宣防旣築瓠子載歌誰  
能徵發而無煩苛敷政優優民是以和陂陲



如雲公勞寔多增秩賜金人帝知我勸乘傳  
以覲柱於苛議奪公九秩沉在下吏逡巡奔  
走無改夷粹何升何沉亦不屑意畿北河南  
諸艱歷試歲中三遷乃陟亨衢望我舊階紫  
綬以紓宛彼洛陽為天下樞譽望風翔惠澤  
雲敷民亦寧止公貌則癯食少事繁以殃其  
軀嗚呼哀哉兩典名邦家如韋布居無奕堦  
衣仍褐裋何有何無不愆于素無小無大遜  
公雅度孰是人斯遽即長路茫茫大鈞疇知

其故孰不有死在天一方吉往凶歸孤櫬宵  
行丹旒蕭蕭行雲蒼茫垂白之母兩泣於當  
生養其志歿遺以傷死別吞聲竟亦傍徨其  
也聞計痛心疾首行則吾師親則吾舅當其  
臥榻靡問安否當其屬纊未與啓手執紼靡  
從寸心何有九原不作何謝茲負巳卯之歲  
余始東歸比屋而居時款荆扉脫粟之飯侑  
以蕨薇披我素襟啓我金徽談詩夜分清露  
沾衣昔不暫捨今當永違人琴兩亡涕泗交



揮我送舅氏灞水之漘蕭條古寺凄其風雨  
舅執我手悵未能去明年覲王會於茲所孰  
知永訣且復笑語別如俛仰杳矣今古嗟嗟  
舅氏與世長乖蘭觴不御總惟自開青天夢  
夢白日西頽望斷齊山恨阻燕臺淡與冰凝  
悲逐風來陳詞不多惟以黃衰

宗伯集卷之六十七

宗伯集

卷之六十七

文

宗伯集卷之六十八

北海馮琦用韞著

祭文

祭王連塘文

嗟乎歆卿十年交誼遂盡於此乎僕非為世惜才為身惜知已數日以來隱軫鬱結不能自喻于懷者獨以公款款朴誠耳公磊砢多英其文高曠而有氣其意純法古人有矯世俗而孤往之思此皆世所不易得而僕所為

宗伯集

卷六十八

一

深痛者不在此夫世未嘗乏才也曲不高行不獨亦何難於知已天下所少者正以質心質行無纖芥可疑如敬卿者耳憶昔爆直禁中長日對談疑難相質篇章相和異曲同調如塤如篪雨餘月下閒步相過卽杯聯席趨朝並馬火城未曙禁鼓已嚴連翩以馳如形如影竊謂同在近列可長相保以引以翼並奮清朝如味得和如弓得比而公溘先朝露頰成隔世書劄在笥衣冠在陳前歡已往後



期永絕同心之痛如何可言以今訣別思昔  
笑語言不違心行不違言始終十年無一妄  
語無一偽事世道交喪煩縟宛轉質心質行  
如公者當復幾人而公竟死乎上有老母下  
有稚子百年之身忽焉已盡千秋之業鬱而  
未成敬卿苦心亦何可道者公之將歿乎其  
所知表屬馮生誌屬蕭生草已具矣家居行  
誼多所未悉畧記所聞多缺疑亡褒詞不敢  
以偽事公故也公有遺文請輯而傳之傳不  
傳不可知心不忍使公遽泯泯耳公有遺胤  
遠在千里緩急不相及如可為力不敢相忘  
嗚呼敬卿不腆之奠尚一臨之食設不御酒  
盈不酌公之靈爽竟何往乎十年交誼遂盡  
於此嗟乎痛哉

祭陸敬承文

嗟哉陸生遽歸冥漠高山輟絃延津銷鐔與  
子生別不勝間闊與子死別能無悲愕寒日  
凄緊林飈倚薄白髮飄蕭素交零落中秋之

夢子南來知君已死不忍憐猜欲問子故  
恐子驚回乍如欲笑忽若含哀殘月在窓風  
帷自開彷彿半神漁景徘徊爾其託跡曼倩  
寄心元亮達士遺形至人不相神龍難羈澤  
雉自王小事近疎夫言近放耽臥似嬾縱酒  
似曠談天笑輟世或未亮乃若識洞千古學  
擅百家氣幽雲夢筆漫若邪矢口江河揮手  
雲霞立簡居要有大非誇世矜雕龍子誚鳴  
蛙展如之人惟邦之華知子文章十入而七

宗伯集

卷六

三

知子經濟百人而一祀天未隕周緯是恤北  
斗闌干仰天涕出欲披闔闔何由造膝苦言  
不入甘言則疾我儀圖之惟國之初惟高  
皇帝為當世模乃推祖德慷慨上書其意  
則苦其言藹如忠擬更生謹如敬輿約本自  
黷戇匪牽裾歟平披猖驕虜助逆借筋上前  
而畫三策野兵不擊攻城何益夷吾左頗  
牧禁披邊臣謂子儒而兵革子謂邊臣夫而  
中閭詞臣所兢斤斤操觚子抱雄畧侃侃矢



謨世艷近列子請留都已之留都子曰歸歟  
公孫相漢李鷹歸吳優詔再遷君遂五湖憶  
昔饒別淋漓杯酒子獨沾纓顧謂諸友世事  
如此吾將田畝今日之別知復會否與子同  
心況恭白首安得不祥急掩子口妖讖是踐  
哲人亡祿尼父泣麟賈生悲鵬昔者相見在  
越再宿今日九原渺然空谷遺容在臆遺札  
在牘語不可聞書寧忍讀茫茫多故惟子料  
矣耿耿隱憂惟子言矣我有言嘗必子召矣

調笑之來亦必報矣我有疾苦子相勞矣子  
有兒子我哺抱矣若則比屋出則聯轡詞或  
同調情如同氣施及先君歡同把臂忘分忘  
年陶然既醉棋或爭道倦即同寐何知爾我  
幾忘天地誰無朋友誰非過從名齊不忌心  
遠能同而子吾子吾翁若翁歲環何在當尊  
已空先君之思及汝阿戎俯仰存歿慟哭悲  
風自子之歸青山流水對酒徵歌二難四美  
日我之歸荒廬是倚瞻望越江不聞尺鯉子



即疎曠豈應至此我以一愛生子以樂死生而  
相憐死忍把捐我聞子言為汝悲酸子知我  
懷為我永嘆汝棄塵世草黃泉我失良友  
白眼青天嗟哉陸生生死永隔二三兄弟實  
相朝夕生者各天死者幽窮備從千里為此  
絮灸杳無音響誰為至十為吾黨為國  
家惜嗟哉陸生生浮死俗高古一骨何短何  
修彭殤旦暮天地蜉蝣人之總元不足悲  
今惟陸生古惟莊周仙仙之樂哉斯丘

宗伯集

卷三十八

祭宋太安人文

代序

祠部行義類陳太丘誰其稱之厥有行述於  
伯弘雅類黃叔度實惟慈惟教自重孺敬歸  
如賓德誼勸勉類伯鸞歸而夫則顯平反宣  
訓牧伯承歡類不疑母而子則寧豈無文綺  
而衣澣濯豈無婢僕而身操作燈火論緯亦  
貴于躬處豐彌約在貴彌冲人實有童母卵  
翼之豈惟翼之又訓迪之人實有母母供養  
之豈惟養之亦克葬之藁砧既捐芝蘭亦什



穆伯文伯悲哉朝暮以蒸以嘗惟孫是將曾  
孫繩繩母也不仁某少當不造粢粢在疚宜  
室宜家幸託華胄翁也是師母也是依飲之  
食之教之訓之母德未酬忽焉長別爰及兩  
甥腐心泣血總惟育徹素輻晨興悲風蕭蕭  
墓樹霜凝舊宇長違新阡是即薄言設奠仿  
佛來格

祭葛鳳池文

嗟乎仲明竟長已耶我輩與君同存鄉書十

宗伯集

卷六

六

有六年出入承明者九年前日之歡遂盡於  
此以君仁厚恬雅雍容有度聲利不染心喜  
愠不形色望之者皆以為公輔之器後福未  
有量而一旦溘先朝露滿朝咨嗟致疑于人  
理歸責于造化矧于我輩契如斷金言如投  
水相隔幾日生死長辭從歡生悲悲來橫集  
從悲憶歡歡緒不可復尋君歿之次日檢君  
遺書陳編滿前君之手跡而我輩所商畧也  
几席尊罍君設具而以饗客者也二三兄弟



不遠具邇所少者主人啓君手足耳目四體  
骸而具存所少者氣耳嗟乎仲明人生世上  
不滿百年其仕宦交游多不過二三十年為  
歡幾何悲亦稱之人命難期塵緣易盡人間  
事大畧如此無足異者余所深悲獨仲明意  
若有遺恨而一詞未訣耳人誰不死遠在京  
華後事託友朋家事任僮僕九齡弱子僅辦  
哀啼夫人臥病經時且暮死生不自保重慶  
在堂賢昆在遠招魂設奠千里之外嗟乎仲

宗伯集

卷之六

七

明何以為心人當一身不保則萬事皆置如  
君萬事盡可悲酸歿不受含意必在此君雖  
不言余已悉矣惟是楸枅所以籍幹者庶無  
後悔夫人志在同穴亦已載蒲團之櫬以從  
為君狀者門人黃君也誌則不佞琦不敢辭  
墓道之石請介書求之于宗伯必可得也君  
才未盡究其用文復未盡究其才要其所存  
已有卓然足傳者請為論次使世人見之君  
之嗣子標質不凡兄弟之子猶子也君有兄



弟在何患乎無父吾力所不能及則無如之  
何所可及者以引以翼不敢有所靳凡君所  
欲言者即不言吾已悉矣吾所欲言者即盡  
言君不聞也嗟乎仲明今日之祭猶是向時  
杯酒殷勤之餘遺像儼然屋宇如故君不為  
主而為客為客而不知其一享否也死者吞  
聲生者惻惻所不忍言況甚於言嗚呼哀哉

祭李太史文

嗟乎成甫往歲都門之別遂成永訣乎成甫

宗伯集

卷六

八

同去就一死生於塵世無所戀戀然安能無  
戀戀僕也別來十月耳不知何病遽至於此  
歿時亦復何言僻在海上何從得聞之昨得  
陽生書至彌日不快竟夕不寢即有以成甫  
病時狀歿時語告僕者僕復安忍聞之也成  
甫別時欲僕書數言揭座右荏苒又未有以  
相寄昨為一書屬陽生致之而成甫已矣去  
秋告誡之語僕謹受而載之厚意不報則長  
逝者私恨無窮成甫死僕尚復誰與語即有



語奈何令成甫得聞之言鬼事則吾所不知  
言人事成甫已無所用之美嗟乎悲哉吾不  
患無參苓之品而苦無藥石之言成甫死誰  
復以言規我者茫茫世路知己幾人往歲已  
敬卿仲明今歲已成甫此皆後來之秀故是  
國家可惜之人人之云亡豈但臭味相悼而  
已子淵無牟伯道無後世皆以為天之未定  
夫天豈有定與不定時直以受氣有厚薄而  
延促因之當其薄時造物不能厚當其促時

宗伯集

卷五

九

造物不能延自我自培自傾自覆吾不知其  
然吾不知其所以然其生也浮其死也休成  
甫素精名理故當了了耳嗟我成甫語笑永  
隔寤寐死友尚若生平執筆涕淚臨風氣結  
薄言設奠畧見寸心成甫其享是我

祭外祖母文

自癸未辭太母而薄游不意別至今也又不  
意自今而為永別嗟乎痛哉太母之視內外  
孫無以異也別而日夕念之至今歲春而病



病而念甥益甚日未嘗不數數問也所親莫  
寬旦夕則謾之曰已束裝矣以某日就道矣  
太母喜為加飯居久之不至而始知其謾明  
知其謾而日未嘗不數數問也甥聞之亟圖  
歸計而猝猝不得聞此時謂甥歸者謾耳然  
果以此時歸則尚可以一見今甥真歸矣而  
太母不及待也嗟乎痛哉太母之計以四月  
別達京師再旬而有亡女之變悲不自堪為  
詩曰兒痛母有母母痛兒有女強欲寄家書  
涕淚不成語當事者讀其言而悲之某乃始  
得請也自某東歸拜母堂下母未嘗道太母  
病中狀某過亡女之墓而未敢哭也母不忍  
傷子意子不欲傷母意語將及而輒易淚欲  
下而強收昔以母子不相對而悲今以母子  
相對而悲耳嗟乎痛哉某去故鄉十一年而  
歸姻戚故舊少者壯壯者老骨肉至親大半  
凋謝舅卒于汴隔二千里太母之歿去某歸  
隔數月而皆不得見登太母之堂拜舅之



墓見素棺與封土耳追憶少時婉轉懷袖小坐膝前顏色笑語宛在心目而渺不再得求之夢寐若存若亡起而瞻其像像弗肖也讀鍾淑瀛所為狀則儼然肖矣雖然吾終不忍以肺腑之情干鬲之痛而求之紙上蓋吾嘗以吾郡有大賢人三而非阿所好也外祖居鄉似王烈舅為政似劉寬太母之誠篤真至求之近代未得其比凡所稱賢淑大畧有名與迹太母之品確在近代母儀婦行之上而

宗伯集

卷六

十一

無名與迹可尋常欲摸其行事而不可得即摸之而得則猶之紙上也獨且柰何哉人世之隔無如生死然精神所至則幽明可通故有雖隔死生猶然相待所待不至樞不為行友朋如此何況骨肉太母即遠原以九月弛期而更為日待甥耳甥在斯矣太母亦知否當其病時思一見甥訣一詞而不至今即千百言安得令太母聞之執紼設奠亦復何益亦聊以盡甥意而已



祭二伯父文

伯父之歿以九月十二日更十五日而姪琦始聞計既與弟璦設位而奠又五日而值國慶典大禮有淚不暇揮有聲不敢出月餘事稍定乃始為文哭之操筆欲書萬行俱下引聲將發五內先摧蓋慟伯父且慟吾父也吾父與伯父自髫年迄白首相與朝夕同飲食笑語者五十年而吾父即世又六年而伯父卒伯父與吾父別六年今乃同遊于九原

宗伯集

卷之六

七

也嗚呼逝者有知乎無知乎吾父與伯父同遊與否不可知而姪與伯父則生死長辭矣嗚呼慟哉猶記丙申之歲吾父屬續伯父又已病劇即吾弟季韞亦痢病也以兄弟至情存沒永訣而家人不敢使伯父聞之恐以父之沒傷及伯父以伯父傷及季韞耳伯父聞故而扶掖以來夫以偏枯半殘之兄哭幽冥不返之弟撫割裂垂盡之孤當此時天地為之晦明鬼神為之嗚咽今日伯父至於大故



而姪遠在千里不得與于哭泣之位吾弟斬馬衰經襄大事而姪不得與相也以今日伯姪之訣思當日父子之慟方寸幾何堪此楚毒耶自姪免喪侍伯父左右忽而自慰忽而自傷不見吾父猶見伯父也伯父即病蹇澁猶時道舊日事今欲見吾父生平所與飲食笑語者可得乎自髫年迄白首事誰復為姪言之者乎當姪之壯來拜於座前伯父以手扶之不及衣者尺有咫以十年久病千里遠

分寧敢必其復相見而且自相寬猶以一二年為辭嗚呼孰知此別為死別乎自伯父之病而吾父及大伯兩叔相繼卒伯父先諸兄弟病後諸兄弟存天其有意乎以伯父之厚德而將食其報也以吾弟之積學吾姪之賴出其能有成天將使伯父見之而孰知竟不及待乎夫啓手之際有餘則戀不足則憾伯父於世無所有餘亦無所不足人誰不生伯父生前無所點染人誰不死伯父身後無所



憂慮九月之初猶有治湖之約病革前一日  
猶與弟姪飲甚歡裴公之時至則行伯倫之  
卒以樂死斯不亦安常處順愉然去來者乎  
世上浮榮有與不有見與不見豈足動易簣  
一念哉姪以考績受制詞更五月復以

覃恩受二品之誥而弟德韞適同之德韞拜  
命而喜姪亦喜已而低頭泣下吾父贈也叔  
父封也乃知尚書不知為言即遠矣嗚呼逝  
者而有知也伯父其為我慰者當不減

宗伯集

墓文

十四

吾父而吾弟吾姪所為低回泣下者當亦不  
異於姪天地間功名可以自樹行誼可以自  
砥所難得者親之年所姪之哭伯父而不勝  
慟也蓋亦慟吾父也尚得傷哉

祭八叔文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春初聞叔病狀深以為  
憂僮僕繼來皆謂小愈奈何一旦遽至於此  
前日報書遂成絕筆前年餞送遂成永別即  
使姪親視舍殮已隔生死况復遠在千里又



阻河山嗟乎悲哉叔何往乎世間聰明才辯  
原自不乏而叔遠紹聖真潛心性命世間高  
談闊論止辨口吻而叔實學實行獨在倫常  
邁軸之士抱真自樂而叔居同畏壘道存善  
俗縉紳勇退多因倦遊而叔方舉孝廉已決  
高蹈賦性剛直濟以溫克見理明徹體以真  
純布衣蔬食絕甘分少蓄德甚厚自奉甚薄  
孰是人斯不得半百天道福善我不敢知屬  
續之日士嘆於邑農泣於野行道之人亦為

宗伯集

卷之二

五

酸鼻叔當壯歲頗憂嗣息載生載育二惠競  
爽未勝衣冠已嬰衰經當其眷戀幼孤顧惜  
短景以孤託兄以家託姪姪讀來緘且為腸  
斷使在左右何以為心叔立嘉會命曰敦睦  
謂我諸父本自一人二三兄弟不遠具邇宴  
語既洽商畧家政即使今日行葦勿踐萊蕘  
遍挿其在四坐已少一人况此好會亦將廢  
壞事有得失於誰取哀門祚衰薄達人先須  
嗟乎悲哉叔何往乎前歲請告叔常顧我聯

牀夜話互有長益隱微衷曲無不布陳尺寸  
之過亦見督訓山林藪澤屢奉清游謝安携  
姪王濟得叔比謂整別行當未還回睇山川  
終歸杖屨何期今日叔成古人姪即歸來誰  
與游者忠言相長復望何人寤寐典刑追思  
笑語總為陳跡空對遺編稍存彷彿惟此而  
已叔生平之契外則朱公內則不肖姪之視  
叔同姓師友叔視朱公異姓兄弟比皆宦遊  
生死長辭當其彌留能無此望無復見叔思  
見所與見其所與轉益悲傷姪之憶叔終無  
了時不知冥漠之中還是憶否嗟嗟相悲相  
憶是謂人情既曰人情因人而有人既逝矣  
情復何依故當超然曠然永同南面非但不  
必憶姪兼亦不必憶兒余父余母已受至託  
琦雖不肖亦殫厥心其能成立叔之靈也若  
其不效姪負叔矣存殘之款傾竭於此投筆  
掩面痛復何言

祭九叔文



悲哉乎叔也其以為家興廢也悲哉乎家也  
其以為叔生死也當叔析居時廩無餘粟出  
無乘馬修故業而息之勤力操作佐以節嗇  
用能豐殖其家為德於鄉其出粟於鄉人樂  
歲凶歲無二價其入也或取或舍或遂予之  
卒之日環其鄉無不累欷太息者此所謂好  
行其德死民之思者耶叔以士兼農農兼賈  
賈兼漁漁兼獵當其治亭榭修陂池種花樹  
養魚鳥騁駿馬逐原獸其樂足以忘死然亦  
以積勞而病病且起而視其家廢落則復困  
頓以及於卒嗚呼悲哉何至是乎自叔之沒  
花辭條烏辭籠馬辭檣陂池亭榭聞若無主  
哀哀兩孤憑棺而泣猿狄悲啼流水嗚咽蘿  
月如故蕙帳已空叔生平精爽竟歸何處人  
亦有言每過中年與親友別數日作惡况乃  
親以骨肉別以生死其為婆痛何可究言追  
憶往時在湖同舟在原聯騎且飲且食且笑  
且語忽若既夢而寤不可復尋越在千里不

知即遠定於何日兩雛近日能解世事不能  
執箕裘不墜先業否叔之係心無過於此以  
此藐孤託在諸叔諸叔慷慨不侵為然諾孺  
子何患乎無父如姪力有可及自當以駕鉞  
佐之平泉之戒乃在一木一石晉公且死自  
謂死且不恨獨恨松嶺未成鱗尾魚未長人  
有好而情以之情有鍾死生以之以古撥  
今叔其猶有戀戀耶事有大於此者則諸叔  
任之不以憂逝者矣

宗伯集

卷二十八

文

宗伯集卷之六十八終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

北海馮琦用韞著

書牘

荅王荆翁老師贈言書

自王給諫建議後視篆而得予假未嘗有也  
講僚得給驛賜金幣已為異數至於廬 詔  
旨定期程前此未有也詞林贈別上煩元宰  
百年前有之然不過片詞隻韻若夫連篇盈  
軸又親灑翰而贈之前此未有也近世贈言  
不過誇詡遭遇與夫悵別道故之詞若夫談  
涉世之難盡舉生平夷險榮枯悲歡夢覺之  
境以相告而憂其相靡相忌前此未有也語  
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夫士之相與在相知  
心耳言感則已淺言酬言報則又淺雖然以  
吾師披腹心教我我獨匿意隱情無一言半  
詞相別夫乃以我為非人也頃者吾師移書  
諸司戒無輕言建儲事須冬初併力廷諍此  
背水陣法也言不聽而諍諍不已而以去就

宗伯集

卷之九

一

決之此如駿馬下坂勢不可止愚則以老師當以此事決去就不當以去就決此事也此事在持之堅定而不在處之決裂即如友朋相與過失相規為勸解之詞則易為決絕之詞則難隋文帝曰吾於高頴勝兒子比其去冥然忘之人臣之不可以身要君如此夫建儲大典不出於上而決策於下在人主必不安處人主不安之勢而過用其盛氣嬰人主之逆鱗而激之以不為又激成官闈騎虎之

勢而使不得不為其為社稷計不完今第宜從容委曲反覆開導延頸為太子死之意堅不可奪而其氣彌平其詞彌順以俟上之裁決正魏公所謂此事當如出上意者幸而聽大善不則請預教皇長子即兩皇子並出亦須明立等差端今日之蒙養正異日之倫序儲雖未立固已定矣若二者皆不得請然後以廷臣之上策為老師之退着要之言者自言且無及去就去者雖去亦無忘君國明決



忠厚人臣皆合如此而況受恩深重禮絕羣僚者乎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人臣不敢意其必成以為功亦不敢意其必不成以為名據事理守典章款款朴忠正不須文聖經賢傳如臨古法帖一筆似即一筆佳全體似即全體佳矣是事也成天下誰復不服是事也不成而諍天下誰復不服從此紛紛之說皆當杜口而十餘年來所由紛紛者亦請為老師畧陳其槩門生入官獨見丁丑以後事於時上成其勢下成其名天下議論乃始萌芽至壬午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始勝於時回邪屏斥忠讜登用人心國論庶幾得其平而排擊不已角立而爭至乙酉之秋而下之為議論者始敗於是天下厭異同之講習和衷之論而其末勢乃至異者外同者內天下異同之論乃復益起至己丑之冬而下之為議論者復勝則又排擊不已角立而爭勝不已其勢必敗敗不久其勢復勝同為異根異為同



始大如風輪之持世小如水車之激水相循  
相軋無窮已時故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未  
嘗得其平譬之味然非飴則苦蘆也譬之藥  
然非烏附則大黃也夫治病者不計虛實而  
輕以大寒下之輕以大熱補之藥以治病而  
反以為病後來者治藥而已未及治病也故  
寒熱之性有勝有敗互勝互敗而血氣未嘗  
得其平夫人吾人也事吾事也相與語是非  
耳何讎何隙而成兩敵血氣有餘即為火病  
病已則復為血氣天下紛紜惟在考其實修  
其本以服之天下私邪惟公以服之天下偽  
邪惟真公以服之服之自佳不必論是非勝  
負也夫我一人耳人且千百兩目難以視衆  
鳥一心難以應衆機衆口難調衆怨易結善  
解結者當于結心結根若除諸妄自滅竊觀  
今之議論因事而起者一二因言而起者八  
九就言而論因章奏而起者一二因語言而  
起者八九以老師忠孝大誼儻如日月文章



氣節神識力量天下推以為赤幟而比遂見  
疑於悠悠之口且昔之疑人在事後而今之  
疑人在事先此何故也或以言入或以言出  
以言入者必有所傳會以見其親以言出者  
必有所增減以見其不黨夫裁節文義更易  
訓詁即古人之言誰不可疑者兩喜溢美兩  
怒溢惡是開甲乙之論成人我之嫌此既傳  
聲彼又躡影影相傳何所不至處之之法  
莫如大疏所謂不爭不講而不爭不講者不

但不形於章奏亦願致慎於口吻夫事待言  
明其味已淺意因言晦其疑轉深古之慎言  
者身在事外則逃之玄虛身在事內則歸之  
切實問四方之水旱考六曹之職掌稽吏治  
之廢興詢備邊之虛實一切是非毀譽絕口  
不道傳構何由而起議論何自而生不但市  
虎可銷亦且海鷗可狎夫天下未嘗無事也  
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議而漸大因爭而益  
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



之小濃事當使之淡漸小漸淡即漸無事矣  
此議不立則彼機不生後彙不聞即前嫌漸  
弭譬之作文已盡必有問荅以為波瀾若無  
波瀾勢將自止夫相猶的也射名者趨馬射  
利者趨馬相猶舟也順風者乘馬逆風者乘  
馬言法便者與言法不便者皆有所挹取于  
我者也言便者與不便者為兩敵我居其一  
即在兩敵之內言便者以附我為利言不便  
者以抗我為名欲名者得名欲利者得利而  
我獨受其弊故謀國利用衆持身利用獨用  
衆所以為勝而用獨所以為不敗卻克破齊  
王剪伐楚用衆也趙雲文鴛出入萬衆單鎗  
匹馬所向無前用獨也若使二人將數騎入  
堅陣左顧右盼則難以濟矣衆之紛披其勢  
必寡與其用寡不如用獨用獨之久勢必得  
衆我在是非得失之外介然孤立則在是非  
得失內者皆來取衷而我持其衡我持其衡  
則人輕而我重我重而物自附矣內閣之有



事權與得衆也以漸其失之也必以驟失而復得也又必以漸失吳君之吳也若迫得之則事又未可知也大抵今日之事上下兩難然下紛易定上隔難通至公血誠天下斷無不服之理惟夫中外相隔上下不交則雖有善者無如之何古人謂安有知政事而數日不見天子者況乃彌歲經年不承音旨下既無由接見上又未盡聽覽六部能題覆而不能使一內閣能票擬而不能使下即不知大

權將安歸乎自古甚禍往往在英明之主而禍不見于英明之世彼能以法繩下其上凜凜憚以身試斧鉞而以其家為撲滿故猶惕而未即逞至於後世無前之英明有前之隔絕而為禍始大此如人之有瘡疾也膚之內膜之外針鍼藥餌之所不及以肥甘奉之則邪日盛以藥石攻之則氣日虛奉之而不可繼則必攻攻之而不能克則又必奉之比侍老師仰屋而嘆煬竈意念深矣此類勢成如



虎未成如兔搏兔者但患其窟穴深耳獵師  
手一矢臂一鵠可伺隙而取也戊子之役則  
幾如搏虎建旗鼓聚卒徒雖有千羣萬騎僅  
以當一矢一鵠之用反以震驚山靈踰藉士  
馬雖能取之所損實多不言則滿朝無一言  
者一言即滿朝無不言者言官之疏既以同  
聲救言官之疏特出異例上安得無疑而輕  
外廷乎凡攻君側之惡者必上憑主斷下仗  
公論而中乘其相疑之勢董澤之蒲不可勝  
計也而不可以苟射也不必得則不為一為  
則不可不力惟慎與果乃可以濟惟老師審  
圖之几門生所陳只論事理未必盡合事機  
又涉世之日淺所見僅十餘年事遂欲引而  
伸之以槩其餘故多所不合昔有見豕白頭  
而上獻至河東見豕頭盡白乃始嘿然而慚  
以門生之愚而謬陳說于老師之側不自知  
其為遼東豕也雖然其意則忠矣



伏見三王並封事詔文深切羣臣引誼競爭  
羣疑必不可解而所疑又不敢出于口上  
心必不可回而又不能以其心取信于天下  
其所稱引以為詞者皆其意之所寄而非其  
意也相抗相激恐遂成大禮之續中間調停  
區畫惟老師在而老師苦心亦復不白數日  
以來紛紛藉藉不忍聽聞門生在諸弟子中  
最少最不肯受知遇最深欲效一得之愚以  
佐末議而未知所出竊謂君父尊親宮闈微  
暖皆臣子所不忍疑與不敢疑然而終不能  
解者何也羣臣屢請而屢格明旨屢下而  
屢更其更彌多其詞彌順而持之彌急彌峻  
類若有意為之者且夫長不立以待中官  
也中官恩寵賜予遠出貴妃下即中官之父  
視貴妃父卹典何如哉遲遲于捐數百金葬  
其已死之父而虛東官以待其未生之子  
此廷臣之所為疑也今日有嫡立嫡無嫡立  
長雖是至理至情而羣臣深憂過計終不能



已何者長幼不可為而嫡庶可為也 肅皇  
帝時 方皇后不自允嬪進中宮乎幸而景  
王非方皇后子使景王而方后子也則嫡庶  
宜何論焉羣臣所憂所疑實在乎此即使萬  
無可疑而三王並封亦不能無後患古者豫  
建太子非獨蚤端蒙養亦以杜息爭端彼自  
襁褓而受冊若生而為太子生而為諸王者  
故其意消而爭息今遲之數年而諸皇子知  
識漸廣血氣方剛少既逼長亦疑少小人

宗伯集

卷六

十

窺之傳構語言傳會形跡分左右袒使水火  
爭雖父子之間亦可以得志苟可以携其入  
必甘 主上不能自必而老師安能必之于  
上乎今庶人百金之產兄弟不憚破家而訟  
士大夫爭一官半級相構陷者不可勝數况  
于至尊至貴而不早為定分安得無如逐兔  
之說乎一定之中猶有不定不定之中何所  
不有即使萬無他虞而傳之後世亦自不可  
為法夫嫡一而已六官盡庶也故人君有嫡



子常少無嫡子常多如今日之法則人君有  
象官者常少而無象官者常多 高成而下  
以嫡立者有幾繩以今法則從此以前皆不  
當有所立事矣從此以後亦不復有所立事  
矣二百年之家法千萬世之國典在此舉也  
且庸君作事後世猶有矯其非者若英主行  
之便為後法令後世之主盡英明如今日可  
也春秋鼎盛如今日可也以中庸之主襲英  
明之跡必為福以衰遲之主襲鼎盛之跡必

為禍 世廟時二王與 莊敬太子同日受  
冊今猶授以為例況明有三王並封事而後  
世不為法者乎有引此為法而不長亂者乎  
今夫士庶人多子中猶不能無偏愛或至私  
蔽以遺之語曰丈夫亦愛少子乎母愛者子  
抱故懸位以待其所愛中主所甚便也中有  
甚便而又引英主以藉口羣臣欲開一言可  
得乎悠悠道路之言皆歸咎老師平者謂不  
能引誼匡正而刻者遂無所不比擬不佞竊



悲老師以忠諫素節調停苦心而被此名于天下也凡士大夫私語與衆語異衆語多平私語多刺事在是非間則直從其非過在輕重間則直從其重積獨而成衆積私而成公積一時而成萬世當吾世而不見白後誰復能明之者蔡襄之疏未必有也微大臣力救則其禍不可測萬一時異世改形跡故在一夫開說百口難分得無為子孫憂乎夫二王並封始未嘗不操兩端而後乃始定大業歸

宗伯集

卷之九

十一

裕王天也假令今日事終如裕王則子孫不可測之禍也終不如裕王則千秋不可滅之名也老師何不超然改圖布所失于天下與百餘併力廷諍請仍行二十一年冊立之旨事成功在宗社事不成亦有以自白日月之更何損于明改過不吝彌見盛德事至今日已不能無悔過此恐遂不可悔惟老師留意

卷之九

寄申相公老師



夫某海濱賤士耳老師拔之疇伍而登進之  
又拔之疇伍而置之館局又自館局掄侍講  
惺某在門士中最少最不肖而被知遇最深  
恩德最渥十五年來未有消流纖土仰酬高  
厚獨有一念朝宗仰止之私日在紫閣絳帷  
之側耳老師德致中和政行寬大其斡旋在  
密勿其培養在元氣天下國家並受其福一  
巨釋重負而高謝歛神功于寂若巖居川觀  
振衣千仞其視塵埃野馬不足復溷靈府惟

是明主之眷蒼生之望天下有所疑而未釋  
老師有所欲為而未竟恐未得久為東山臥  
也頃者悠悠之談遠者習誣者之言而未悉  
老師之言近者悉其言而未明其意悉其意  
而未覩其效蓋自古父子之間未有人臣可  
以力爭而得者也天下之患養成與激成者  
正半若事英明之主則不患其養而患其數  
獨可以從容轉動而微防其不然真見不然  
然後以死守之耳竊觀老師之意蓋以正直



為體而以委曲為用顧天下之疑已叢于我  
雖有欲為之志未能明吾意而收其效即後  
世誰當知之者願吾師一出而定皇儲之  
是非然後茹芝商山未晚也歷觀古來通患  
莫大于君疑其臣君輕其臣而今皆有之華  
門圭竇而亦可以難為其上名節毀矣體貌  
輕矣使人主孤立獨任而無所信嚮大臣凜  
凜身之不保何以規切人主且政事皆在六  
部而政機在內閣內閣輕則政機旁落而羣

臣無所稟裁人主未必躬攬六部又難統一  
朝廷大權安所歸乎令內外之臣皆如今日  
可也異日者內可徑請于外外可以徑結于  
內外內可以相通而內閣為贅員天下之禍  
從此始矣愚妄以為上下之情欲通內外之  
竇欲塞而通之塞之之機皆在內閣正德之  
季閣臣不得稱重矣自永嘉相而君臣始親  
機務始一人謂永嘉奪館閣之官而不知館  
閣得永嘉始重也永嘉蓋嘗暫歸而屢召其



在今日上所親信安近莫如老師願老師早膺特召再入中書以副至上之眷以收天下之望斷宗社之計重機務之體門牆下士不勝懇切伏辱賜書故敢具陳其意惟老師恕其狂簡而教之

寄中老師

都門別老師三年於茲矣不能以時通訊問於左右負負無可言者憶老師柄政匡維調劑備極苦心於時天下無事朝廷無過舉中外不相隔上下不相數百司皆得舉其職雖未及古治安然歷觀漢唐以來興替之跡其在今日自是小康乃議者紛紛歷年未已譬

宗佑集

卷九

五

之操舟長江千里豈得無少留滯無少蕩搖而舟中舟外輒已號呼震恐歸怨長年及至風水相激波濤際天汎汎無所薄乃始知前日楫師之難而恨其不可再得老師向來匡維調劑之苦心蓋至於今始見也門生夙受國士之遇不敢妄自菲薄兢兢守官庶幾得



一當以報知已而事乃有不然者竊見近年郡理縣令資俸未久而人指之曰某可為省垣某可為銓部以此招敗十人而九往歲廷推何以異是童子而掩人于朝班在七人之下而蓋其上天下其誰能說之惟有長檳林壑可以自完而事又有不然者不肖請假以歸假滿以病請三請而復得予假主恩深厚向來所無假已復請即使弟子於師長前亦且厭其煩瀆何況至尊為人臣子不忍使

宗伯集

卷九

七

君父以禮始以怒終故復如長安先無失事使之禮而後敢論出處之槩耳往歲京邸未敢獨見徒以掃門之跡併虛至雪之誠至及今日欲一披絳帷瞻衮繡不可得古人薄恩感而重知已矧其感與知兩兼也門人素生作令仁里謹以其便致尺書候起居狀亦望得老師數言以為周行臨書不勝馳戀感慕之至

上政府乞歸書



家君自去歲轉官時已病暑道事七月始得  
代未幾入洛中未幾入賀馳驅炎暑中往返  
數千里遂至委頓入都以來日親醫藥未拜  
一客未赴一席此士大夫所共知也即辭朝  
行至新城道中前瘞轉劇覽止足之分惕滿  
盈之戒具疏乞休已赴通政司投進矣門生  
亦願乞其不肖之身一圖省覲謹以真情苦  
語具為老師陳之某薄德薄命止生一女近  
復夭折十年以來都無生育未至四紀先見

二毛外強中乾氣血衰耗天之福澤此豐則  
彼嗇人之精力彼兼則此分年來始知造物  
之難全頗疑詞章之為崇儻得告歸田里偷  
安榆枋畫絕酬應之煩盡謝筆札之役休息  
心力保嗇精神冀回朽木之姿或霑枯楊之  
潤此其不容不歸者一也女亡未幾婦病繼  
之疾勢沉痾殆將難起兩旬之內食粥七甌  
日夜悲號以不得生歸為恨歸而得見姑嫜  
與其親戚兄弟儻可徵倖十得一乎不幸而



死死且不恨管蒯無棄著簪借還豈有與人  
結髮同處二十餘年知其將死而尚不一歸  
尚在可生而不圖生之之理此某不容不歸  
者二也竊自思惟離家十年違親千里一婦  
一女及身而三女已歸土婦將就木一身落  
落萬慮茫茫人非金石豈堪銷鑠然身愁身  
病尚可以借命理相寬呼醫藥自救而某乃  
以兒女子故傷父母心昨家君入都相視一  
痛以後絕口不談當其獨處或對親友未嘗

不低頭嘆息家母自聞孫女之信不食者三  
日未幾而有外祖母之變母念子之女子念  
母之母無使則憂有書則泣總謂平安猶難  
信耳稍聞違豫便已驚心老師試以常情度  
之豈有母子並抱痛惻子不見母母不見子  
而可以自寬自安者此某不容不歸者三也  
某之情事獨苦原不論官之淹速即以官言  
之亦自當去某未壯而入官未強仕而視篆  
未卯而晨未卯而弁以古揆今有必敗之理



易稱曳其輪濡其尾無咎夫緩為無咎則速  
必有害矣譬之甞果取之生摘與俟其自落  
相隔幾日滋味迥別老師試觀近時館中有  
以年三十六而至官詹翰學者乎亦有子叨  
官詹翰學而父尚戀戀藩臬者乎有父以疾  
致仕而子不歸省者乎亦有積俸至十七年  
不一退避如嗜飴含蔗不忍暫噉者乎非老  
師教訓拔擢無以至今日既至今日願老師  
思所以全之韓魏公不遽用蘇軾知制誥軾  
老其才而用之軾聞之曰韓公可謂愛人以  
德矣路十早為翰林學士而識者謂其如何  
得老某之不肯不敢望軾萬分一而論官之  
早達也復過之竊願使老師為魏公勿使門  
生為子則相愛相成雖一歲九遷未足喻  
德厚也此類猶是俗情俗見門生本意亦  
不在此惟願早還家一見父母耳予告予假  
惟老師命臣子不敢必于君父弟子亦不  
必于師長惟老師察之



上政府諸老請告書

某本以虛庸謬塵館局猥蒙提訓踐歷清華  
此奉明恩擁傳歸省身輕德重無可仰酬惟  
有竭節殫心當官營職上報大君之遇下酬  
國士之知近接邸報知 皇長子出閣講學  
端蒙養于今日正倫序于他年仰惟夾日之  
刃實仗回天之力雖復窮鄉小吏薄海遺氓  
言語相傳式歌且舞況某夙忝講幄服在宮  
僚敢不祇奉嚴程樂觀盛典直以真情真病  
未敢戒途粗陳微衷仰于台聽家君一從解  
組便已懸車家務既所厭聞人事亦倦延接  
精神一無所寄獨以杯酒為娛不飲則無懽  
過飲即生病比來吞吐酸水胸膈否塞問之  
醫者皆云非老人所宜某前既以省覲而歸  
今豈以親病而出且因某嗣息未立日夜焦  
慮某實不天遺累父母家君尚能用名理自  
道借友朋相寬家母當饋而差撫枕不寐力  
窮于禱祠情窮于盼望某獨何心而能自安



自從東歸雖亦時逢歡笑然苦情難抑強笑  
不懽常恐傷慈母之心未敢道亡女之事淚  
欲下而暗拭語將及而更端雖當欣聚之日  
尚有悲酸豈于悲酸之餘更堪離別某身本  
多病心在慕親常視親之懔舒以為病之深  
淺今親之憂心如此即某之病骨可知風寒  
外乘痰火內積頭目眩暈心氣怔忡醫藥屢  
投茫然無效心口自語夢寐乍驚自惟福緣  
淺薄畧如升斗鬼神執概常欲平量盖有未  
滿而終虛未有已盈而不損細推物理頓息  
塵機挹彼注茲或亦天道自離都下盡屏詩  
文獨以久客乍歸尚苦酬應體則勞劇心頗  
安閒小疏既發便當謝客身心兩逸思慮盡  
蠲或於三數年之間猶有萬一分之望某為  
一身則當達為父母則當急今即不敢遽望  
箕裘之胤第得一介之女留置膝下寬慰自  
前即可輕身而出無復內顧怯夫慕義何處  
不勉雖復荷戈免冑猶將甘之況乃高議於



文之署揖讓入主之前有何艱難苦欲辭避  
某之不出既非欲沽恬退之名又非真有難  
進之節但以真情真病為父為母不能割情  
于絕裾希榮于捧檄耳伏望恩慈即垂聽許  
使得即安田里長奉庭闈雖由朝廷逮下之  
仁亦是老師錫類之孝三靈在上片語不欺  
仰覲矜原不勝懇切

上王老師

伏諭

皇長子出閣講學一事 皇上遲久

宗伯集

卷之九

十一

之而始允允而復更更而復允非吾師格心  
精忠純約善誘何以有此大根本大局面既  
定則其餘紛紛皆可以不問蓋凡關係國家  
政事與己身名節則大不能使小有不能使  
無若閑是非閑口語惟視我所處以為起滅  
以大事處之則大以小事處之則小以無事  
處之則無如風過水上塵土隨之風止則輕  
者自浮重者自沉水性終自澄淨任之則早  
清之則遲外感之來利中有害害中有利紛



紛者皆可因其勢而用之用天下之不附以  
成其孤用天下之有言以成其量非是矯情  
鎮俗直亦事勢不得不然耳今日之事譬之  
雙陸放遲隨地散馬今日既難為取異日又  
難為下願老師深思所以善其後者泰交一  
疏本以剛質用柔道無謂感之不應更生疑  
貳也病中削牘不悉底裏遙瞻絳帳第有神  
馳

宗伯集卷之六十九終

宗伯集

卷之六十九

終





